



## 谁的家园?

这里原是郊区,种植大片的蔬菜和瓜薯,如今城市迅速发展,变成了住宅小区,几年时光,高楼耸立形成了幽静的院落,大门左侧院墙上“示范住宅小区”的铜牌在阳光下闪亮,穿制服的保安日夜坚守在门口站岗保安全,虽然院里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家。高楼间有大片草地和竹林,每年的春笋钻出地面,几天里就长成高大的新竹,可有人随意折断嫩竹,让它们的生命很快夭折,但总有新竹会活下来,成为竹林的一部分,这就是命运吧。

竹林每年都在扩大。

院里大路两旁是伞状的泡桐树,叶片宽大,树身粗壮,夏日里为路人洒下浓荫,提供凉爽。喷泉周围是水杉,树身像旗杆般笔直,茂密的枝叶长成宝塔形,直插向天空,显得雄伟威武。跳跃的喷泉抛洒闪亮的水帘落珠,甚是壮观。

新的小区里,满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玫瑰花从盛开在竹林周边,冬青树丛在楼前形成围栏,碎石小路上时常钻出一些零散的小草,草坪上也会长出几棵小树苗来,那是一棵棵树落下的果实自发长出来的。树很粗壮,串串白花清香溢四方,招来一群又一群鸟儿在树上聚会唱歌,十分喜人。只是草地上的树苗从未长成大树,园丁为了保持草地的平整和小路的干净,总是将小树和路面的嫩草拔除,好像它们选错了自己的位置,看来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可以等待的未来。青草的生命力却很顽强,只要有少许泥土,它就会长出来。而大片的小草肩并肩连根地生长在草坪上,真像是给庭院铺盖了绿色的绒毯,令人赏心悦目。

一群麻雀双脚并拢着在草地上蹦达,时而朝身边的花喜鹊“喳喳”叫几声,喜鹊不屑于理会它们,继续姿态优雅地漫步,宽阔的草坪上有足够的草籽供鸟群采食。

草地边缘的大树上有个鸟窝,像一只悬挂在树枝间的摇篮,阳光照耀着摆动不止的树叶,仿佛在快乐地招手。雏鸟伸出小脑袋“叽叽”叫唤,急切地盼着大鸟寻食回来。

草坪一侧由柏树丛围起来一个小小的游乐场,里面安装了斗式秋千、压压板,还有尖顶的塑料滑梯,几个小孩子跑来嬉戏玩耍,惊飞了草坪上的麻雀和花喜鹊。

## 第一章

如果再晚几个钟头,我也不会对它的出现如此大惊小怪了。它的许多同类就生活在我茅屋周围的大树上。一大家子就在一根树枝上玩耍。可我是昨天夜幕降临时才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来到这里,之所以此刻我屏住呼吸,端详这只靠近我面庞的小猴子。

它一动不动。一双镶嵌在黑缎子似的脸庞上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它的眼神里既没有害怕和怀疑,也没有好奇的意味。于它而言,我不过就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

一会儿,这个毛茸茸的,婴儿拳头大小的脑袋歪向了左边。伶俐的眼神里写满了忧郁和怜悯,好像是因为我。

这双眼睛看上去是善意的,似乎想给我一些忠告,什么忠告呢?

大概我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这个金褐色的小毛球立刻蹦跳起来,飞速越过一件件家具,来到敞开的窗户,最后它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清晨的雾气中。

昨晚就寝时随手一扔的从林服还在地上,就在行军床脚下的马灯边上。

穿好衣服,我来到走廊。

……隐隐地,我听到了一种类似骰子滚动的声音,声音来自通往走廊的原木台阶。我看到一只羚羊慢悠悠地爬上了台阶。

真的是一只羚羊,但非常瘦小。耳朵还不到我的膝盖,还有纤细如松枝一样的角和指甲盖大小的蹄子。

这个奇妙的生物从雾气中走来,停在我脚边,抬起了头。我尽可能小心地弯下身子,把手伸向这个如雕刻品一般精致的小脑袋。小羚羊一动不动。我轻轻触摸着它的鼻子,开始安抚它。

它任我为之,两只眼睛望着我。在它难以形容的温柔之下,我感受到了和刚才小猴子一样伶俐、忧郁的神情。我再一次感到不解。

羚羊舔了舔我的手指,仿佛要为自己不能开口说话致歉。接着它缓缓地移开脑袋,走向台阶。骰子滚动的声音再次响起,它也消失了。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带着一种特殊的渴望、兴奋、向往和沮丧的心情观察那些在干旱荆棘丛中自由和纯洁的生命。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失去记忆的岁月里曾经梦到过的天堂。但是,我虽已经触摸到了天堂的门槛,却依旧无法跨越。

## 短篇小说

## 成长

□葛翠琳

上系着小木板,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就坐在那狭长的小木板上。交叉成十字的保险带系住他的上身背,仿佛他穿了一条背带裤。身边挂着一个水桶,不时地晃动着。小伙子手中紧握一把水枪,正在喷水冲洗大楼的外墙和玻璃窗。

小女孩柔柔惊讶地仰望着高楼外用水枪冲洗楼窗的人,忍不住叫道:“哎呀!他掉下来怎么办?”

“闭上你的臭嘴!我小叔才不会掉下来呢。住高楼的人才会摔下来!”

酸枣儿瞪了柔柔一眼,狠狠地说。

“为什么?”

柔柔怯怯地问,目光仍旧专注地眺望着空中的蜘蛛人。

“因为我小叔会爬高。他从小就爬树,胆子可大呢,怎么可能摔下来?”酸枣儿神气地说。

“那,住高楼的人为什么会摔下来?”柔柔问。

“住高楼的人往下看会头晕,那还不摔下来!”

“我家住在32层。我就不晕头!”柔柔不服气地说。

“把你拴在高楼窗外的绳子上,看不吓死你。你不晕头?谁信呀。”酸枣儿挑衅地说。

柔柔紧闭上嘴,不作声了。

一阵风吹过,柔柔忍不住又望了望悬在空中的蜘蛛人。只见用绳子系在高楼窗外的蜘蛛人小伙子在风中荡来荡去,努力用脚控制住自己的位置。风扯起他的上衣,像一面鼓涨的帆,他手中的水枪,喷射出一股水柱,冲洒在一扇扇透明的玻璃上,滚动的水珠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让机器人洗刷大楼的窗户才好。”柔柔说出自己的心愿。

“胡说!机器人没有心,怎么会明白要把窗户擦干净?说不定会把窗玻璃打破呢!小丫头儿,你什么都不懂!”酸枣儿“哼”了一声,用手指捏下弟弟流出鼻孔的鼻涕,转身抹在了青草的叶子上,然后用衣襟擦了一下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剥开来自己先舔了一下,然后放入弟弟的嘴里。

弟弟栗子笑嘻嘻地嚼着棒棒糖,很开心的样子。他穿的开裆裤,屁股股敞露着,像脸蛋一样红通通的,肉乎乎的。姐姐事事呵护着他,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 艰难但快乐的外乡人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

这是酸枣儿一家人唱的歌。

酸枣儿全家租住一间小小的平房。附近各小区里的住户经常有人搬家,多收废品时,把人家不要的旧家具捡了回来,布置自己的家。断了弹簧的大床垫上面铺放了硬纸板,铺上被子平展展像一面大炕,躺在床上蛮舒服的。两个旧沙发垫子拼在一起成了酸枣儿的床,一个长圆形木头澡盆成了弟弟栗子的摇篮,虽然不能摇,爹给盆底儿安装了四个小轱辘,可以像小车一样推着走,从此成了栗子的专车。

家中的东西几乎全是捡来的,只有大床单是娘自己买的,白天总是爱惜地折叠起来,睡觉的时候才铺展开。整个家可以用一个纸箱子搬走,但全家人都满足而且快乐。爹常说:“京城里遍地是黄金。只要能吃苦,就不愁吃穿。”

娘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等你伸手接着。井

## 孤独的蜘蛛人

眼前一栋三十几层高的大楼,从楼顶垂下一根粗绳子,像蚯蚓一样蠕动着悠荡在楼窗外。绳子

## 书 摘

## 狮 王

□(法)凯赛尔/著 何 珊/译

一次次相遇,一次次失望。我终于产生了一种幼稚且挑剔的要求——重返朴素、纯洁世界的最初时刻。

因此,在回欧洲之前,我决定顺道参观一个肯尼亚的皇家野生公园。听说在这些自然保护区里,极端严格的法律保证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以原生态的方式生活。

此刻,野兽们就在那里。

它们按照种类、属系和家族聚集在一起。不是因为警惕和怀疑周围的环境,而是出于本能。它们用这种方式应对可能的其他兽类的袭击。这些水洼旁和睦相处的野兽同灌木丛和朝霞融为一体。

从我这个距离看不清楚它们的动作,也分辨不出色彩是否和谐。但我能看清成百上千的野兽亲密无间。它们在此时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惊慌。

小羚羊、大羚羊、长颈鹿、牛羚、斑马、犀牛、野牛、大象,所有的野兽或驻足或闲庭信步,一切都跟随自己的心意。

柔和的阳光斜照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白雪上。清晨凉爽的微风还在与最后几片云彩嬉戏。透过残雾可以看见野兽饮水处还有牧场上还很热闹。各种各样的脸庞、鼻子;或暗色,或金色,或条纹的身影;直角、尖角、弧形、粗壮的长鼻和象牙,这一切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块硕大的璧毯,高挂非洲的大山上。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离开长廊,走了出去。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感到野兽在召唤我走向人类时代开启之前的幸福。

我顺着树木和灌木组成的屏障,沿着林中空地边沿的小路前行。随着我越走越近,这仙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多彩起来。

每走一步都能让我发现更丰富的动物家族,领略它们的机敏和力量。我看清了羚羊的皮毛,野牛可怕的前额还有大象花岗岩石般的身躯。

它们继续从一片草丛吃到另一片草丛,从一片水洼喝到另一片水洼,则继续缓慢前行。它们始终沉浸在自己和平的王国之中,我越走越近。它们越发真实,越发容易接近。

我来到荆棘丛的边缘。只要穿过它,接近那

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我就可以在野兽们的专属领地感受它们的友谊了。

无论什么都阻拦不了我。所有的谨慎、自卫的本能都已被我抛在一边,在一个隐约但强烈的冲动下我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愿望即将得到满足。

就在此时,一个警告制止了我。警告就来自我身边的某处。绝不是动物,我已融入它们的世界。我想是人类。

我听到了一句英语:“您不该再往前走了。”

在一个灌木的阴影下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轮廓,离我顶多两三步远。他没有刻意躲藏,不过因为他穿着暗灰色背带裤,倚在一棵大树旁,一动不动,使他看起来好像与这棵树融为一体。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十岁的孩子。梳剪成圆球形的乌黑头发遮住了前额。圆圆的脸晒成了棕褐色,皮肤很光滑。脖子纤细且柔软。棕色的大眼睛仿佛对我不屑一顾,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野兽。

这个眼神让我觉得这个孩子把我看成比他还小的小孩,所以很不自在。

我低声问道:“不能到那边去吗?是禁止的?”

孩子点了下头,目光还是没有离开那群野兽。

我继续问道:“肯定不行吗?”

“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孩子说道,“我爸爸是这个皇家野生动物园的主管。”

“这下我明白了,”我说,“他让儿子负责监督。”

棕色的大眼睛终于转向了我。这个晒得黑黑的小家伙第一次显露出了与他年龄相称的表情。

“您搞错了,我不是男孩,我是女孩。我叫帕特里夏。”

## 第二章

从帕特里夏洋洋得意的神情可以猜到她已经不是头一回让游客吃惊了。

同时更有说服力的是,她的笑容、眼神、柔软的脖子都透露出一种天真无邪而且与生俱来的吸引力,这也显示出她孩童外表下隐藏的真实性别。

我的确需要这种冲击让自己回归现实:一个

水也要靠自己提上来。路边的草自己都能长起来,人有两只手还怕不能活?”

傍晚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唱起歌来相当开心。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

东酉不算多,房子也不那么大,

全家闹世界,再苦再累也不怕。

只要有活儿干,收拾东西就出发。

天南呀海北,人间何处不安家。

快乐过日子,小小孩子会长大。

## 争 吵

今天,酸枣儿和栗子跟小叔到新小区里来,这里有儿童游乐场。谁知却和小朋友发生了争吵。

一个小男孩儿骑着三个轮子的儿童车跑来,他丢下小车跑向秋千,对正在追过来的老人喊:“爷爷,我要玩荡秋千,抱我!”

就在这时,酸枣儿抢先一步,把弟弟栗子推进了斗式秋千里,用力一推,秋千就荡起来。栗子快活地“咯咯”笑,小男孩眼巴巴地看着秋千荡来荡去,很不甘心地一步一步走近秋千……

酸枣儿大喊一声:“走开!撞到你活该。”

老人忙把小男孩拉到身边,嘱咐说:“优优,离远点儿。秋千撞到了很危险的。”

小男孩优优眼巴巴地望着荡来荡去的秋千,固执地说:“我要玩秋千!”

老人弯下腰来客气地对酸枣儿说:

“小朋友,游乐场上玩,不好抢占位子的。你们玩一会儿秋千,就让给优优好不好?”

“不好!我弟要玩好长好长时间!”

酸枣儿说着,用力推秋千,让秋千荡得很高,栗子开心地“咯咯”大笑。

优优一声大哭起来。

老人忙把优优抱在怀中,对酸枣儿讨好地说:“来!你们骑优优的三轮儿童车,让优优玩一会儿秋千,好不好?”

酸枣儿看了看崭新亮丽的儿童车,显然动了心。她把栗子从斗式秋千里抱下来,吩咐说:“快!骑儿童车去!”

栗子歪歪扭扭地骑上儿童车,酸枣儿追着弟弟奔跑,惊飞了草地上啄食的麻雀。

砰!栗子骑着儿童车撞在了水杉树上。

## 外乡人

酸枣儿脚上穿着不成对的破拖鞋,踢踢踏踏地推着儿童车回到小游戏场。

“我们不骑儿童车了,还给你!”

老人仔细看过儿童车,唠叨说:“你看看!你看新买的儿童车,你就给撞掉了一块漆……”

酸枣儿强辩说:“不是我们撞的!是大树撞的。”

“干吗不躲开树呀。”

“我们想躲开树,可车子不听我们的。我使劲儿用手拉它也拉不住……”

老人气呼呼地唠叨着,这时,栗子正在往压压板上撒尿,尿水滴滴答答往地上流,栗子一边尿一边嘻嘻笑。

“你们这些外地人呀,真是的,你屎在压压板上,别的孩子怎么坐呢?脏死人了。”一位老太太说。

“我们应该向物业申诉,小区怎么管理的?我们交了那么多物业费,小区外面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进入小区